

## 文化狱：两重高墙里的救赎 ——阿石《朵儿》阐释

刘光耀

(湖北文理学院 教授, 461000襄阳, 中国)

**提要：**基于男女性别隐喻的家国同构和阴阳一体的文化理念，制造了一隐一显两个相互叠合的政治文教织体，从而筑起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文化监狱。由于这种隐喻划除了男女夫妻结合之中的精神情感质素，即“人异于禽兽者几希”之中的“几希”，这使得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政治文教制度成为一种非人性地压制人性的制度，制造了充满血泪的人间苦难。由于该制度双重的封闭性，置身其中便没有逾越的可能。逾越只能来自两个“外在于”这种织体的力量的推动：一，唤醒人之人性自觉、主体意识的启蒙性文化观念的熏染；二，更根本的，对精神、自由终极源泉的天国圣音的聆听和委身。阿石篇幅不大的小说《朵儿》，宛如一部史诗一样，沉重而平静、且又令人震撼地描绘出了文化狱中的残酷，讲述了不幸落入狱中者骇人的痛苦，并令人悲伤而又悲壮昂扬地呈现出来：苦难由对精神和自由的爱而来，并且是人胜过苦难，得获救赎，达乎爱的天国之路。

**关键词：**《朵儿》 文化狱 圣乐 苦难 救赎

**作者：**刘光耀，湖北文理学院 退休教授

电子邮箱：[Liuguangyao06@163.com](mailto:Liuguangyao06@163.com)

1

在根据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 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里，主人公安迪成功逃出监狱，得到了他的“救赎”，即自由。这当然不易，但相对却是容易的。因在囚禁他的监狱之外便是自由世界，他只要逃出监狱就可以了。可若一个人所生活的整个世界本身就是座监狱，无监狱之名却有监狱之实，他不在监狱之中却无时不在监狱中，监狱于他如影随形，到哪儿都蜗牛般背负着监狱高墙。试想：这样一个人，他如何越狱得自由呢？肖申克生活于其中的地方有监狱，但狱外就是自由的海洋，可若一个人生活其中的国度本身就是个全封闭的监狱，她的文化堪称监狱文化，那文化所建造起来的不过是个可名之曰“文化狱”<sup>(1)</sup>的东西，一个让四海之内皆监狱有自由的地方，那么他的救赎如何可能、如何实现呢？

2

阿石的小说《朵儿》<sup>(2)</sup>的主人公，故事开始的中学生姑娘朵儿，就是这样一个人哟！那是1952年末，她年方20 (136)。

3

朵儿是被她母亲一手推进这监狱的。那时“朵儿还是县女子中学的学生” (137)，母亲自作主张，把朵儿给白老三做了妾。这是母亲的文化。她自己就是给人做妾的，那时她丈夫死了，她也将不久于人世。她相信女

(1) “文化狱”概念系吾友杨春春先生在一次聊天中提出。他说文字狱诚然可拍，但更可怕的是文化狱，即整个文化就是个监狱。杨兄未及详言，吾试言之。记之以谢并乞指教。

(2) 阿石 A Shi · 《朵儿》 Duor 【Flower】，载刘光耀 Liu Guangyao、章智源 Zhang Zhiyuan 主编《神学美学》 Shenxue meixue 【Theological Aesthetics】 No. 6 (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anlian Publishing House】，2018)，132-172。以下关于该小说的引文只随以括号标注页码，不再另注出处。

儿只有给白老三做妾, 才会生活有“依靠”(137)。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M.Dostoevsky, 1821-1881)“宗教大法官”的文化倒如出一辙: 为粮食交出自由。<sup>(3)</sup>白老三虽有妻儿, 仍纳朵儿做了小老婆。为何不? 有财有势的男人娶小老婆, 不正是白老三浸润其中的悠久文化吗? 而且白老三还有更熟稔的文化: “打江山, 坐江山”, 如今他即打江山的功臣。“江山”何为? 不就是享用天下女人身体、男人劳力和平原山川出产的权力吗? 否则何故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sup>(4)</sup>呢? 白老三虽非打下江山的皇帝, 但他用“两个哥哥的性命和自己的一条腿换来了白家的荣耀”(139), 一妻加一妾正其所配得! 这也是白老三家白果村乡亲的“文化”: “大官都是三妻四妾, 那叫派头”(137)。白果村支书的文化是: 有两个老婆尽管不合法, 但作为功臣、英雄, 白老三却应该“特殊一点”(147)。这种文化狱文化博大精深, 博大到生活的一切畛域, 精深到每个人的骨髓血液: 当朵儿被白老三的儿子白俊祥污蔑试图与人私奔(165), 而那时她虽已与白老三离婚, 却仍被村人视为白老三的私产, 几乎所有人都义愤填膺参与了白老三对朵儿的“家法”, 硬生生捶碎了她的膝盖骨, 这种“文化”在白果村早“文化”了几百年绵延不绝(167)。支书马潮勇作为基层官家完全可以阻止, 但他却像在盆子里洗洗手, 将耶稣交到犹太人手中的彼拉多<sup>(5)</sup>那样, “在鞋上磕了磕烟锅”, 将朵儿交与白老三行刑(164)。连镇医院护士为朵儿行医也是草草了事, 因其之“文化”要她们蔑视这种破鞋。朵儿从此成了污秽不祥之物, 自囚于屋里。但社员们的“文化”认定她就是狐狸精、妖精。否则, 怎么十几年后她一出门见了白老三的正房马菊, 马菊就死了(169)? 支书马潮勇也是见了朵儿后, 望着朵儿的背影而突然死了的(136)。依白果村人的“文化”, 他们的死不归罪于朵儿又归于谁(152)呢? 所有这些人岂不都是囚禁朵儿的狱卒、牢头?

4

典狱长是白老三。将朵儿囚在那里, 施加各样折磨、且使得各种折磨得以施行的, 是白老三——“白老三文化”。当然, 白老三从没宣说过他的文化。白老三只是享用践行之, 正如小说里各色人等不说而行一样。

5

白老三文化有两个关键词: 性事/性统治权, 权事/政治统治权, 可简言曰性权、政权。

6

作为男性, 白老三的性权自是统治或占有女人身体。白老三身上只一条腿, 另一条在朝鲜战场丢掉了, 靠拄拐杖走路。他剩下的这条腿已不再像条腿, 却像他阳物的象征。他拐棍的棍、那条棍一样的腿、裤裆里做淫乐的阳具之棍, 名三实一, 是同一个性事之棍、性权之棍。何为“性事”? 对白老三来说除却“性上的事”, 岂不更是“以性为事”? 小说中白老三所有的事情不过即以手中的政权力量行使裆中对女性的性权, 以政治权力保障他不分昼夜、不择场合、不顾廉耻, 在柴堆里、灶台边、“田间、地头、沟里渠里”到处随性之所至, 裹压在朵儿身上发出“粗鲁的喘息声及肮脏的汗臭味”(162)。和那些进了城便抛弃黄脸老婆, 换下女学生或别人年轻性感姨太太的某些首长类似, 白老三朝鲜战场归来把朵儿压到了胯下。所不同的是他还保留了老婆马菊做正房, 以及对马菊的尊重——却又何尝不是种“统治”? 马菊给他生了三个儿子, 还仆人一样“屋里地里, 全靠她一个人”。如果说朵儿是他性统治来泄欲的, 马菊则是其性统治生育的, 两个女人分别执

(3)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十五卷·Fei.Tuosituoyefusiji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Fyodor Dostoevsky】No.15, 《卡拉马佐夫兄弟》·Kalamazuofu xiongd 【The Brothes Karamazov】, 臧仲伦 Zang zhonglun 译(石家庄 Shijiazhuang: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 【Hebei Education Press】)·399-405。

(4)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Shijing.Xiaoya.Gufengzhishi.Beishan 【Shijing.Xiaoya. The Tenth of Gufeng, North Moutain】参 陈子展 Chen Zizhan: 《诗经直解》Shijing zhijie 【ShiJing Traslation and Notes】·(上海 Shanghai: 复旦大学出版社·Fudandaxue chubanshe 【FuD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1773。

(5) 太 Tai 【St. Matthew】27:24-26。

行着女人的两种性功能。白老三是家长。他如何是“家长”？不正是以若不从部队“回来，也是个师长旅长什么的”（137）官长（zhang）之长，即以春药一样的政权力量使他成为家中性具之“长（chang）”吗？政权之长（zhang）保障了他的性具之“长”（chang）。政权若云，性权若龙，两者相得益彰，堪为白老三文化。

7

这种文化不用说不是白老三创造的，他只是享用者。创造者自然是文化先贤。该文化的奠基表述非《易·序卦传》莫属：“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在其看来，天在地之上，男在女之上，正是这种天然的、与天地同构的性别上的优位性，奠定了男人对女人的性权根基，赋予了男人因性具之长（chang）而成为一家之长（zhang）的冠冕。故白老三文化也就是男性性具/阳物文化，是男性性优势的直线延伸，是所谓文化先贤们编织华夏文化织体的“经线”。

8

当然，仅凭性的自然优势，无疑不能牢固建立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因虽整体说男人对女人的性优势是稳定的，但就具体男女来说则千差万别、变动不居，男人对女人稳定的性统治是不可能的，除非人类完全堕落为猴子、猩猩。

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类存在的社会性，男性对女性的性权力或曰家庭霸权一根线，无论其如何强韧，若没有社会性、政治性权力做纬线的横向交织，其对女性的性统治便无疑无从建立。因人既为社会性的，男性性权的建立、维护便需要社会性、政治性力量的介入。也许是有鉴于此，《易·序卦传》给出了自然性经线之外的社会性纬线。即以将基于男女性事的“家”的秩序/结构，与基于政治统治的“国”的秩序/结构，描绘为家、国同构叠合的方式，将男性性权与政权治权强韧地编织起来。即在天地、万物、男女、夫妻、父子之后加上了“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样，一方面，凭借着男女夫妇在性秩序结构与政权秩序结构之同构，男人性权获得了政权加冕；另一方面，政权则被男性性权加冕，因后者来自于天地万物男女夫妻等之“天”秩“天”道，而“天”则至高无上。

9

这样，通过男性权与政权的这种连环加冕，或者说相互附体，即国附体家上，家附体国上，一道封闭严密的权力监狱高墙成焉。家的夫妇之道编织体为国的君臣之道编织体加冕以神圣天道，君臣之道编织体为家的夫妇之道编织体加冕以政权不可违拗的暴力和威严。这两条编织体的合围，将家、国合拢成为一座四围严丝合缝的监狱，从而使得每个人天生都要成为被其囚禁的罪人、犯人。《易·序卦传》实可为这种文化狱的政治神学、政治哲学、政治宪章，亦可曰其之狱政神学、狱政哲学、狱典典章。

10

朵儿的不幸就在于她成了这样的文化狱的囚徒。白老三能将她几十年压在胯下，恣肆施暴，凭借的正是政权或“国”对“家”或性权的相互加冕、附体。当国加冕、附体了家，政治权力加冕附体于男性性具之际，后者也就同时附体到了前者身上，既以其身或家为国作伥，也同时假国之威而作家之虎。白老三能奴役朵儿，能做“白果村的皇帝”，不因别的，端因其打江山功臣的冠冕与其之阳物套在了一起，其性权与政治权力之合一。

11

不言而喻，政治权力的利维坦是种物的、非人性的力量。性的自然性、动物性也离物性、非人性最近，足以令人害羞。<sup>(6)</sup>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N.P.斯特劳斯所说，“残酷的性欲会带来邪恶的男性追随者和残

(6) 创Chuang【Genesis】3:10-11。

酷的政治”；“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了男性对女性和爱的无知才是小说中人性泯灭的根源”。<sup>(7)</sup>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后来与朵儿成亲的憨儿本来是个正常人，只因5岁时捉迷藏时无意“看见邻家的大伯子哥和弟媳抱在一起”，被那男人一巴掌打成了傻憨儿(140)，夺去了憨儿作为男性之男性。白老三的大儿子白俊祥之所以当红小兵就游街折磨秦润禾，纵火要将秦润禾烧死，便起自于他对秦润禾得朵儿爱的性嫉恨。白老三对公社革委会主任英武的战斗，也不过是要争夺对朵儿的性占有权。小说对畸形、“残酷的性欲”之非人性的揭露着实是令人震撼的。这使我们理解，为什么白老三对朵儿的性暴虐充满了非人性的野蛮无耻。皇帝们凭借政权恣意“宠幸”天下女人，他们眼中的女人只不过系女人之性。白老三除了只是地方的小皇帝，比皇帝“小”了一点之外，在泯灭人性的残酷上与之如出一辙。他强行拆散朵儿与秦润禾，强迫朵儿嫁给傻子憨儿，并在朵儿与其离婚之后，仍公然强暴朵儿，皆缘于他是连公社革委会主任也畏惧几分的“功臣”、“英雄”。非止此也！所有的权力机构、制度，作为政权力量，也一起为白老三帮凶。秦润禾要带朵儿逃到县城，却是无从逃离，因他在县城本有的房屋被街道居委会霸占。朵儿除了在白果村有个社员身份，离开了白果村就没有户籍，无以立足和糊口。这种非人性的政权力量与白老三非人性的性力合围，这种非奴隶制的奴隶制，将朵儿围在了比监狱还要野蛮的监狱，遭受了多少非人的折磨和凌辱！

12

那么，朵儿的救赎之路何在？她有获得自由的可能？

13

也许需救赎的不只是被迫做了白老三妾的朵儿，应还包括他的结发妻马菊。因马菊虽然对白老三鞠躬尽瘁，临死前还操心着“我走后老三这一日三餐咋办”(168)，但当朵儿答应马菊死后为白老三做饭后，马菊便“不想再见白老三他们父子”，而要朵儿“无论如何把秦润禾牧师找来”(169)，见牧师自然与救赎相关。

14

但与朵儿不同，马菊不仅不与这种男权与政权交织的文化相龃龉，而且应还是该织体背后的深层织体，即由儒家和道家分别且亦是共同论述的阴与阳的交织。如果说男权政权交织是文化狱的表层建筑，那么道儒及更在其先的易经即整个中国哲学奉为圭臬的阴阳说，则是该文化狱的深层织体。马菊被这种根基压迫，却也是其之砖石。

15

描述马菊对白老三，最妥帖的词也许应是爱恨交织。当“新中国建立后的第四个年头”的一天，马菊与“白果村和马鞍村的男女老少”都激动前来迎接从县城养伤回来亦即抗美援朝归来的“令他们感到骄傲的英雄白老三”时，马菊为白老三“领个小老婆回来”就“撕心裂肺”地“疼痛”，“第一次骂白老三不是个东西”(137)，并后来对白老三一直贪恋朵儿的身子深恶痛绝，“真真确确想和他离婚”(152)。但她的恨却又实实在在地同爱相交织，从来不曾使她像朵儿那样心生异志。她和白老三原有两个孩子，朵儿随白老三来了之后，还又生了一个，同白老三实在是血肉相连，二体合一的。她对白老三的厌烦只是夫妇两口无关宏旨、酸甜交织的嗔痴恨怨，而非两个独立个体间的相互区分与对抗。马菊不仅吃苦耐劳，勤劳持家，还谦和温柔，容让大度，体贴人情，通晓世故，富于同情，深明夫妻妻妾之大理。她不仅忍痛接纳朵儿为白老三妾，还大

(7) [美]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基 [mei] Nina Polikan Sitelaosi 【Nina Pelikan Straus】：《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Tuosituoyefusiji yu nvxing wenti 【Dostoevsky and Women Question】，宋庆文Song Qingwen、温哲仙Wen Zhexian 译，（长春Changchun：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renmin chubanshe 【Jilin People Publishing House】，2003），124-5。

姐般照料朵儿的生活，关怀朵儿的生命境遇，尽其所能为朵儿命运的改善尽心尽力。温和、包容、舍己、不与人争，功成不居，进退有度，传统女性所有的理想德性，马菊几乎无所不具。

16

不过，应当看到，正是这种德性，显得马菊与白老三一起成了构筑男权政权文化狱经纬合围的深层织体，也就是那种阴阳互别互依、互斥互吸、互异互补、互隔互渗的阴阳鱼、太极图。并且，恰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sup>(8)</sup>的道家“常道”那样，<sup>(9)</sup>白果村表面显得白老三是权威的皇上，最显赫的“有”，马菊无官无职，“道隐无名”般隐没在白果村政治风云背后，似乎是不存在的“无”，但却恰是马菊的这种存在，给白老三提供了家庭屏障，不显山露水却敦厚扎实的人情力量。马菊走后，白老三便跌下神坛般若枯骨朽木了。小说一开始便让读者看到，白果村大队以白果村为名，村头“像一把巨型伞”枝叶繁茂地屹立于千年的白果树，像是权力的王冠一样，傲然宣示着白老三龙王般性与政交织的威权；马菊娘家的马鞍村则像树下冬眠的“小青蛇”，伴着白水河“无声无息从它脚下绕过”（132），俩村庄构成了副天然的太极阴阳图。马菊和名义是支书实际上却是白老三附庸的马鞍村人马潮勇一样，实在刚好是偎依着男权-政权化身的“阳鱼”白老三的一条“阴鱼”。

17

因此，如果说马菊这条“阴鱼”最后游离了“阳鱼”白老三，只能意味着阴阳图的破裂，意味着那阴-阳/家-国织体文化狱的破裂、颓废，只是表征了这种男权和政权连环闭合织体无可奈何的黄昏。马菊想要得到解救的意绪是微弱和模糊的。她只是彻底厌倦了，她的生命最终被阳鱼所耗尽，即被那阴阳鱼所吞噬，她即使想望却根本无从游离阴阳鱼难分难解的高墙。但她知道自己要死了，她向牧师的神求救，尽管她并不真的认识上帝，也没有因着上帝的缘故而争战或挣扎，上帝的救恩是否与她有份呢？她在阴阳鱼里死了，埋了，她的死为“阴鱼”她自己、也为她的另一半“阳鱼”行了葬礼、挽歌。也许殉葬者对上帝的默默呼求也有幸蒙听？但马菊终究是有福了，因为基督教教堂在马鞍村毕竟“17世纪中叶”已然建造，且建在马鞍村，尽管马鞍村小青蛇样在白果树下默然蜿蜒，但“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却像傲视这令白果村人骄傲的白果树一样，高高地耸入天空”（132）。对那些马菊那样担当劳苦重担的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许天然地就是一种的呼召？愿神怜悯！受苦的人易于注目受苦的神，因为他们易于在神身上看见自己的苦楚？

18

救赎问题是由基督教而来的。因为救赎的本质是解除奴役，恢复自由，使“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sup>(10)</sup>世界剥夺了耶稣基督自由，判他为罪人，钉死了他；但耶稣基督出死入生，复活胜过了世界，重回他本有的自由。依俄罗斯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神学家别尔嘉耶夫（N.Berdyayev, 1874-1948），是原初的自由，“自由就是上帝自身”。<sup>(11)</sup>小说主人公朵儿的救赎问题，发轫于基督教，因基督教给了她灵魂的自由；其救赎也成于基督教，因她与白果村教堂牧师秦润禾以极为凄惨的苦难，坚守了灵魂自由。

(8) 老子Laozi【Laozi】，No.40。参于培林 Yu Peilin：《生命的大智慧——老子》Shengming de dazhizhui——Laozi，【Great Wisdom of Life——Laozi】，（石家庄Shijiazhuang：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Hebei Renmin Publishing House】，1988），78。

(9) 老子Laozi【Laozi】，No.1。Ibid，3。

(10) 路Lu【St.Luke】，4:18-19。

(11) [俄]别尔嘉耶夫 Bicerjiayefu【[Russia] Berdyayev】：《末世论形而上学》Moshilun xingershangxue【Eschatological Metaphysics】（张百春Zhang Baichun译，北京Beijin：中国城市出版社Zhongguo chengshi chubanshe【Zhongguo City Publishing House】，2003），114。

19

马菊是白果村本地人。与之不同, 朵儿是来自60里之外的县城的“外来人”。而且朵儿第一次踏上的白果村土地, 就在外国人所建的白果村教堂前。不知道作者是否有意安排朵儿出身地、落脚地的这种“外来性”, 但这种解读对小说来说却无疑顺理成章的。这种“外”诠释了朵儿的命运的根源。

20

朵儿的父亲是县城富商, 妻妾成群, 母亲是其第六个姨太太(137), 朵儿五三年嫁白老三前是县女子中学学生。这显然意味着, 朵儿小学所受的是民国教育, 中学虽已民国不再, 但以富商之家居于县城, 民国启蒙文化的流风余绪对其潜移默化的浸润当不言而喻, 这些自然赋予她不同于马菊在偏僻白果村千百年传统中浸润出来的文化素质。这些素质融之于她活跃、敏感、细腻、柔弱、好奇(139骑马)的个体心性, 使其在对基督教的感觉、认知、承接上, 更具有亲和性、内在性, 更易于奔向天国的呼召。这里的原因是明白的: 民国启蒙新文化与传统“孔家店”文化的最大不同, 就是对自由的呼唤, 对人主体意识、个体人格、意志自由的张扬与呼唤。虽然那时非基运动颇炽, 许多人并不晓得自由之源非上帝莫属, 但既然自由源于上帝, 便自然与上帝声气相通。故得到启蒙文化熏染滋养的朵儿的耳朵, 不会更敏于上帝自由的呼唤吗?

21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朵儿第一次走进教堂, 第一次听到那位法国老牧师妻子弹的教堂琴声:

“她突然发现那个老妇人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她不由自主地走向她, 站在她的身边。她突然沉醉在老妇人弹的音乐中, 觉得一下子被这曲子感染, 仿佛发现了生命的真谛就在这首曲子中。她的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在哀伤中, 她觉得自己弱小的生命被放进了一团光里头。她在那里挣扎、扭动、哭泣。小牧师也走了过来, 站在她的身旁, 随着老妇人的音乐唱起了歌。小牧师的歌高亢而热烈。在另一边忙碌的老牧师也停止了手中的活儿唱了起来。她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所感染。她不知道这情绪到底是什么, 她只觉得只要有可能, 她愿意一辈子都活在这样的情绪里。”(145)

22

在当代基督徒作家里, 关于圣乐对人的感召, 恐怕没有谁比阿石的描绘如此震撼、如此奇妙、也如此富于戏剧性了! 我们不敢说却又不得不说, 就在圣乐在教堂里流泻、回旋的短暂瞬间, 朵儿已然完成了对上帝的全然委身, 她的灵已然被上帝的灵全然俘获。在那一刻, 朵儿一次也终身完成了与上帝的会见, 上帝的灵一次也终身与朵儿的灵同在。因为在那个瞬间朵儿完全进入来说精神矜域, 心和身一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如果说上帝是精神、自由, 那么, 在圣乐里精神飞升、心灵自由的朵儿, 岂不是也在圣乐里完成了与上帝会见?“人与上帝不是相会于人们用概念加以思考的存在之中, 而是相会于精神中, 相会于精神经验中。……只有精神中的会见才是自由中的会见。只有在精神中和自由中与上帝的会见才是戏剧性的事件”。<sup>(12)</sup>“以色列啊, 你要听!”<sup>(13)</sup>虽然这个“听”狭义上指的不是圣乐意义上的听, 但岂不也是指对上帝“天音”的听吗? 不是指不含文字的天音、圣乐完全存在吗? 否则, 莫扎特(W.A.Mozart, 1756-1791)、贝多芬(L.v.Beethoven, 1770-1827)……的音乐又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 《朵儿》对聆听圣乐的描绘, 可为圣乐神学的宝贵篇章吧!

(12) [俄] H.A. 别尔嘉耶夫 H.A. Bicerjiayefu 【[Russia] H.A. Berdyayev】: 《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 Jingshen wangguo yu kaisa wangguo 【The Kingdom of Spirit and the King of Caesar】 (安启念 周靖波 An Qinian、Zhou Jingbo译, 杭州Hangzhou: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Zhejiang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2000, ) 18。

(13) 申Shen 【Deuteronomy】6:4-5。

23

我们说朵儿在对圣乐的聆听中心和身俱得自由，关于身，我想说的是，与在圣乐中感受到神圣的爱同时发生的，是朵儿朦胧不自知的对小牧师秦润禾的爱。“他们的关系便是在那日建立起来的”（145）。虽然这爱在看不见的心底深处初初萌动，甚至朵儿也未必清楚，但爱已在心田。天国临近的“好消息”，让“被掳的得释放”的声息，如何会不拨动她的心弦？她内心自由的生命之流，如何会不仿佛天然地循着圣乐隐秘的呼召，欢畅激越地涌向天国海洋？朵儿，岂不是苦风凄雨中漂泊的云朵、心向自由的花朵、向往天音的有灵的耳朵？她们一起在圣乐的聆听里自由开放着了！

24

在朵儿这里，对天国圣爱的感知、对天国的爱意与尘世爱意的萌动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尘世爱意的意中人刚好是天国的尘世使者。天国之爱与爱天国使者、圣乐之感召与尘世爱人面容之光辉，诗意盎然交互辉映，显现上帝对人性的祝福。就“爱”的一般情状来说，只有当爱者在被爱着身上看到自身的存在，在映入眼帘的异性存在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存在，即在与自己相异之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自己的相异者或异性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时，爱意才会生涌。毫无疑问，上帝是无限，人是有限，人与上帝互为异“性”。这岂不意味着，上帝爱人本身不便是神人双性的，不便含蕴了人对上帝的爱吗？与此相应，人对上帝的爱，仔细分辨，不刚好也会是双性的，神人性的吗？也就是说，不仅有精神、灵魂的委身，也同时有肉体的委身吗？当彼得、保罗等走上十字架时，朋霍费尔（D.Bonhoeffer，1906-1945）走上绞架时，当西蒙娜·薇依（S.Weil，1909-1943）在贫病劳苦中辞世时，不正是神魂与身体两方面的侍奉吗？在圣乐旋律中，朵儿对天国之音的爱，与对天国的仆人秦润禾朦胧而又确定的爱一同发生，不是完美地演绎了上帝对人和人对上帝连环、双向的爱吗？

25

然而，朵儿、秦润禾这时都是无形监狱即文化狱里的囚犯。被监禁的身体如何能自由地爱呢？上帝将自由之爱与剥夺自由和爱的身体与灵魂放在监狱，不会让他们身心俱遭戕害吗？朵儿的膝盖骨被敲碎了；被活生生同秦润禾分开了；被作为不洁不祥之物自囚于居处，与之同居一室的人虽不失朴实却与自由与爱风马牛不相及。秦润禾不仅房产被夺（152），容貌被烧毁，“形儿是鬼一样狰狞”（电影《夜半歌声》插曲语），而且随时会工资停发，失去饭碗（158）。这个性权、政权织体层层合围的文化狱如此。朵儿“是热切地想和秦润禾融为一体的，她不止一次地想她就是她身上的那根肋骨，她不回到他身上，他的生命就不健全，而他的生命就不安稳”（158）。但为了恋人的生命安全，她躲开秦润禾，与憨儿结婚，默默一次次接受白老三的蹂躏，唯一仿佛能洗去她身上之耻辱、污秽的，唯有从恋人听来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甜蜜、欣乐、充满盼望而又深含忧郁，透着忧伤的来自遥远异国他乡的歌曲。但有一天她的耻辱被爱人撞见，她骤然羞耻自己配不上哪怕在心里偷偷爱她的爱人，投河自溺，虽然她记得他的牧师爱人说过，人没有资格自杀，要在上帝与魔鬼的博弈中盼望上帝得胜（154）……秦润禾将她从死神手里救了过来，秦润禾“那令她魂牵梦绕的男中音”又轻唱出《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多么幽静的晚上，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悄悄看着我我不声响。我愿对你讲不知怎样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身体受难，心灵蒙福。上帝之爱浸润其中的爱令朵儿肉体撕裂，但灵魂的狂喜却升入云霄：“朵儿在膝盖破碎的那一刻感觉心脏也如膝盖一样嘣地一声裂破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优美的词句也刹时冲上了云霄，而她却坠向了没有一丝光亮的深渊。”（167）

26

此后，朵儿活死人般把自己关在屋里，连秦润禾来也未开门（167），直到文革结束，包产到户，才又走出院子。“她在走出院子的第一天碰见了秦润禾”，“他的腰弯了，被驼背了，头发花白，原是英俊的半边脸上

堆满了皱纹”。她一边飞快逃离,一边热泪滚滚,“早已忘却的歌词又都跳跃出来:衷心祝福你姑娘,但愿今后你我永不忘……”(168)。朵儿幽居时曾拒绝秦润禾看望,在秦润禾弥留之际,得绝症多年的朵儿闻讯匆忙赶来,在绘着耶稣受难像的教堂,一只腿跪在秦润禾床前。这位牧师,苦难终身的恋人“憋了好多年的话”终于说出:“朵儿,我爱你!”;“一股幸福的暖流溢上朵儿的面颊。她把脸贴在秦润禾怀里,秦润禾也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搂紧她。朵儿像她第一次到教堂里听到老妇人弹的音乐一样,感觉自己弱小的生命被放进了一团光环中,在那里她微笑着闭上了眼睛。”(172)

27

人死了,爱成了,自由了。文化狱里的救赎,是这样的“出死入生”吗?也许吧。

28

法国老牧师夫妇是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即耶稣受难周的最后一天,离开白果村的。匪夷所思的革命运动在这块产生文化狱的土地上又一波波展开,灾难将至。老牧师离开并非躲避受难,离开正是受难的一部分。没受难如何会有复活呢?受难是复活前的脚踪。受难离复活相隔非远。耶稣基督复活与其受难之间隔了三天。老牧师夫妇离开前的日子离复活节也才只一天。这个情节也许象征着对文化狱中人来说,苦难将过,监禁将破,自由将来。小说的后头,文革结束了,白果村教堂由教堂变为学校,学校变为党支部,今重又恢复为教堂。“大海航行靠舵手”变成了“外婆的澎湖湾”,连小魔王白俊祥也装模作样地穿上了圣袍。“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两位一生不能拥抱自己“骨中骨,肉中肉”<sup>(14)</sup>的人,两位爱的骑士,终于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补足了生命的残缺,在教堂里终成一家。

29

我禁不住想:在这个家国同构的文化狱织体里,朵儿、秦润禾,他们有家吗?以及——有国吗?他们有“男女”之身,却没有“夫妇”之“家”,因为“国”野蛮暴虐,横加阻挠。“国”按照自己的权力需要,只允许他们是男是女,有男身女身,但不允许他们有心灵呼声、灵魂渴求,不允许他们有个人格:一言以蔽之,不允许其有主体的精神、自由。《易·序卦传》的政治秩序以男女、夫妇为根基,实似是而非。因并非任何一对男女皆会组成夫妇,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是两人的价值认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包括“仁义”<sup>(15)</sup>等在内的精神、价值抉择等岂不正是这“几希”?依别尔嘉耶夫,“上帝是精神”,<sup>(16)</sup>精神决定了人之为人。《易传》无视精神、价值而单以男性女性、男身女身论夫妇,不刚好是化“人”为“禽兽”吗?阴阳之说亦然,因阴阳之为阴阳者,正建基在男性女性之隐喻上。这样抽去了“几希”,变人非人,然后才能构筑非人地监禁、迫压人的家国一体文化狱。一种所谓文化,却先要抽去、刈除人之为人的“几希”,除了称其为以“文化”之名将人间弄成吃人魔窟,复何言哉!在此人何以家为,何以国为?

30

因此,朵儿、秦润禾没有国。他们在地上的国不是他们的国。

地上无国的人儿,何其不幸!

(14) 创Chuang, 【Genesis】, 2:23。

(15) 杨伯峻Yang Bojun 编著:《孟子译注》Mengzi yizhu 【Traslition and Notes of Mengzi】(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 shuju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1980), 191。

(16) [俄] H.A.别尔嘉耶夫 [Russia] H.A.Bieerjiayefu 【[Russia] H.A.Berdyayev】:《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Jingshen wangguo yu kaisa wangguo 【The Kingdom of Spirit and the King of Caesar】(安启念 周靖波 An Qinian、Zhou Jingbo译,杭州Hangzhou: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Zhejiang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2000, )18。



但地上无国的人儿又何其之幸运啊，他们有国在天上，他们有天国。

因为唯有他们听到的来于天国的声音，才给他们爱怜、珍惜、抚慰、搀扶，才引导、伴随他们的良善、爱意、诗情、浪漫奔向天国，沐浴天光般的声音。是的，他们的国在天上，在上帝身旁。

可是啊，宝贵的岂是容易得到的？岂不是要花重价的？也许圣子耶稣基督升天的轻盈，必需十字架的沉重？别尔嘉耶夫指出，“这个世界上的恶与痛苦、苦难证明这个世界的缺陷和非最后性，证明了另一个世界和上帝存在之不可避免。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可苦难则导致证明这个世界是最终的。不过，苦难仅仅是人走向另一个世界，走向超验世界的道路”。<sup>(17)</sup>文化狱的囚徒，如果不愿堵塞倾听圣音的耳朵，不愿错过天国递来的爱之手指，朵儿们——也就是我们——拥抱苦难，方有救赎！

## Culture Prison: The Redemption Within Two Walls ---An Interpretation of Ashi's *Duor*

Guangyao Liu  
Emeritus Professor,

Hubei Wenli College, Xiangyang, Hubei Province, P.R. China  
Email: Liuguangyao06@163.com

**Abstract:** Based on the gender metaphor of man-woman difference, the cultural concepts of “home-country isomorphism” and “the unity of male and female” have produced one hidden trend and one manifest trend that have overlapped and formed a piece of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abric. In this way, an unsurpassable culture prison is established. The gender metaphor of man-woman difference exterminates th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elements within conjugal union, namely, the “rare” in “How rare it is that human is different from beasts”, thus makes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ystem an inhuman and oppressive system, which has caused human sufferings full of tears and blood. Due to the double closedness of this system, it is impossible to transcend it once being placed in it. The transcending force can only come from outside the fabric: first, it comes from the constant influence of enlightenment to awaken the consciousness of humanity and subjectivity within human persons; second, more fundamentally, it comes from the listening to the holy voice from heaven, which is the final source of spirit and freedom. The short novel “*Duor*” by Ashi is like an epic, which heavily, peacefully and shockingly describes the cruelty within the culture prison, narrates the agony of the ones unfortunately have fallen in it. Sadly but solemnly and holily, this novel reveals that suffering comes from the love for spirit and freedom, and suffering is the way human persons defeat suffering, obtain redemption and finally reach the heaven of love.

**Keywords:** *Duor*, Culture prison, Music from Heaven, Suffering, Redemption

(17) [俄]尼·别尔嘉耶夫 [Russia] N. Bieerjiayefu 【[Russia] H.A.Berdyayev】：《自我认识》Ziwo renshi 【Self-Realization】（雷永生 Lei Yongsheng 译，桂林 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shifandaxue chubanshe 【Guangxi Education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2001），27。

